

論一元論历史觀之发展

普列汉諾夫著

博古譯

第六分冊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附 录 一

再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再論“三段式”¹²⁸

在 10 月号的“俄国财富”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于反对彼·司徒卢威时又表示了关于黑格尔哲学和关于“經濟决定論”的几点意見¹²⁹。

据他說，唯物史观和經濟唯物主义不是一个东西。經濟唯物主义者把一切都从經濟中引伸出来。“那末，如果我将在社会成員的种族的或部落的特点中：在他們的头顱的纵的和橫的直徑的各种比例中，在面部棱角的特征性质中，在顎的大小和方向中，在胸廓的大小、肌肉的力量中，如此类推，或者，从另一方面，在純粹的地理因素中：在英国的島国地位中，在亚細亚的平原性中，在瑞士的山地性质中，在北方河流的冰冻中，如此类推，在这些中間寻找不仅社会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哲学的和其他的看的基础或根源，而且也找寻它的經濟結構的基础或根源，——难道这不是唯物史观嗎？很明白，經濟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的理論，只是唯物史观的个别情况而已……”^①

孟德斯鳩曾傾向於“以純地理因素”來說明各民族的历史命运。在他彻底坚持这些因素时，无疑地，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們已知道，現代的辯证唯物主义不忽視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它只是更好地闡明，地理因素怎样影响“社会的人”。它表明，地理环境保证人們有或大或小的可能来发展他們的生產力，从而或多或少地有力地推动他們走历史运动的道路。孟德斯鳩是这样地論断的：一定的地理环境决定人們的一定的生理的和心理的特性，而这些特性就产生这一种或另一种社会制度。辯证唯物主义发觉，这样的論断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发觉地理环境的影响首先表現在，而且最强有力的表現在**社会关系**的性质上，这些关系自身又比，例如，气候，更加强烈地影响人們的見解，影响他們的习惯，甚至他們的身体的发育。現代的地理科学（我們再回忆一下梅契尼柯夫的书和爱丽查·萊克留为它作的序言）在这一場合是和辯证唯物主义完全一致的。当然，这一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个别情况。但是它对历史的說明却比其余一些“个别情况”更完全些，更全面些。**辯证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

霍尔巴赫曾說过，各民族的历史命运有时在一整个世紀都被在强有力的人的头脑中戏耍的原子的运动所决定。这也是唯物史观。但是这种观点絲毫不能說明历史

① “俄国财富”，1894年10月号，第2部，第50頁。

現象。現代辯證唯物主義在這方面的效果是不可比擬的。它當然是唯物史觀的個別的情況，但正是唯一符合科學的現代狀況的那種情況。霍爾巴赫的唯物主義的軟弱無力表現在他的信徒們回到唯心主義上面：“意見支配世界”。辯證唯物主義現在把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後的陣地裡逐出去了。

在米海洛夫斯基看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只能是靠分子力學的幫助來說明一切現象的那種人。現代辯證唯物主義不能對歷史作機械的說明。在這裡，如果您願意的話，可以說是它的弱點之所在。但是現代生物學能對於種的起源和發展提供機械的說明嗎？不能。這是它的弱點。拉普拉斯所夢想的那種天才，不消說，是不会有這樣的弱點的。但是我們絕對不知道這一天才何時出現，因而我們就以對於現象的這些最符合我們現代科學的說明為滿足。這就是我們的“個別情況”。

辯證唯物主義說，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而是相反地，他們的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不应当在哲學中而应当在某一社會的經濟中找理解它當前狀況的鑰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這點發表了幾點意見；其中之一是这样的：

“……社會學者唯物主義者的基本公式的否定的那半面（！），不是對一般哲學的，而顯然是對黑格爾哲學的抗議和反對。說‘由意識決定存在’的正是後一哲學……

經濟唯物主义的創立者是黑格尔主义者，作为这样的人所以頑强地硬說：‘不是哲学决定’，‘不是意識决定’，因之他們不能，而且也不企图逃出黑格尔思想的圈子”^①。

当我们讀完这几行的时候，我們还以为，在这里我們的作者，依照卡列也夫先生的榜样，偷偷地到达了“合命题”。当然，我們會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合命题将比卡列也夫先生的稍微高明些；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限于重复在格·伊·烏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說“不可医治的人”¹³⁰中教会助祭的那一思想，认为“精神是特殊的一部分”，“正如物质有于己有用的各种香料，同样，精神也有它們”；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并不拒絕合命题：黑格尔是正命题；經濟唯物主义是反命题，而現代俄国主观主义者的折衷主义是合命题。像这样的“三段式”如何不誘惑人呢？而我們在这里开始記起了馬克思的历史理論与黑格尔哲学的真实关系。

首先，我們“已指出过”，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运动完全不是由人們的見解，完全不是由他們的哲学來說明的。用人們的見解、“意見”說明历史的是十八世紀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曾嘲笑过这样的說明：他說，当然，理性支配着历史，但是須知它也支配着天体的运行，难道天体意識到自己的运动嗎？人类的历史发展，就合于規律的意义

① “俄国財富”，1894年10月号，第2部，第51和52頁。

來說，是合理的；但是历史运动的合于規律性还完全不能证明，应当在人們的見解中，在他們的意見中找到运动的最后的原因；完全相反的：这一合于規律性表明，人們是不自觉地在創造自己的历史。

我們繼續說過，我們不記得按照“刘易士”看来黑格尔得出的是哪些历史見解；但是我們沒有歪曲它們，凡是讀过著名的《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①的人是会同意我們这点的。因此，在主張不是人們的哲学决定他們的社会存在的时候，“經濟”唯物主义的拥护者駁斥的完全不是黑格尔；因此，在这方面他們完全不是他的反面。而这就是說，米海洛夫斯基的合命题将是不成功的，纵令我們的作者不限于重复教会助祭的思想。

按照米海洛夫斯基的見解，說哲学，即人們的見解，不說明他們的历史，这只在四十年代的德国才可以，那时候还没有看出对黑格尔体系的反抗。現在我們看見，这样的意見至多也只是以“刘易士”为依据的。

但是“刘易士”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介紹德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进程，他这一介紹糟糕到什么程度，除上面所指出的以外还有如下的情况可以說明。我們的作者狂喜地引证別林斯基的有名的信，在它里面后者和黑格尔的“哲学的帽子”永久地告別¹³¹。在这封信里，別林斯基說到“主

① (“历史哲学”)。

体的,个人的,人格的命运要比全世界的命运和中国皇帝的健康(即是黑格尔的 Allgemeinheit^①)重要些”。就这封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提出了許多意見,但是他沒有“觉察到”,別林斯基把黑格尔的 Allgemeinheit 扯上是完全不适当的。看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黑格尔的 Allgemeinheit 和精神或绝对观念是一个东西,但是在黑格尔那里 Allgemeinheit 甚至不是绝对观念的主要特征。Allgemeinheit 在他那里所占的光荣地位,不过和,例如, Besonderheit 或 Einzelheit^② 差不多。而因此,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正是 Allgemeinheit 被命名为中国皇帝,并且不像自己的其他姊妹那样,却值得客气的、可笑的尊崇。这可能被看作小事情,目前不值得注意,但这并非如此:对黑格尔的 Allgemeinheit 的不甚理解直到现在妨碍着,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理解德国哲学史,妨碍他到这样的程度,甚至连“刘易士”也不能把他从灾难中救出。

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意見,崇拜 Allgemeinheit 使得黑格尔完全否定个性的各种权利。他說,“没有一个哲学体系像黑格尔的体系那样对人的个性那样极度的蔑视和(那样?)残酷”(第 55 页)。这只是根据“刘易士”的說法来看才是正确的。为什么黑格尔认为东方的历史是人类发展中的最初的,低級的阶段呢?因为在东方个性没有

① (普遍性)。

② (特殊性或单独性)。

得到过发展、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发展。为什么黑格尔谈到现代人感觉自己在其历史中终于像在“家里”一样的古希腊时就狂喜呢？因为在希腊个性（美妙的个性，“schöne Individualität”）得到了发展。为什么黑格尔以如此的狂喜谈苏格拉底呢？为什么他，差不多是哲学史家中的第一个，甚至替**詭辯派**說公道話呢？难道是因为他輕視了个性嗎？

米海洛夫斯基听到了鈴声，但是不知道它在哪里。

黑格尔不仅不輕視个性，而且还主張对**英雄**的崇拜，这一崇拜后来完全为布魯諾·鮑威尔所承继下来。黑格尔认为，英雄是世界精神的工具，并且在这种意义上他們自己是不自由的。布魯諾·鮑威尔反对过“精神”，并以此解放了“英雄們”。在他看来“批判的思維”的英雄們与“群众”相反，是真正的历史的創造者，群众虽然由于他們的愚鈍和行动迟緩也把英雄激怒得流眼泪，但是結果总是走为英雄的自我意識所开辟的道路。“英雄和群众”（“群氓”）的对立由布魯諾·鮑威尔傳給他的俄国的非婚生的孩子們，于是我們現在在米海洛夫斯基的論文中滿意地看到它（对立。——譯者）。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記得自己的哲学的親屬，——这是不值得夸奖的。

这样一来，我們出乎意外地得到了供新的“合命题”用的一些成份。黑格尔对于为世界精神服务的英雄之崇拜是正命题；鮑威尔对于只是遵循自己的“自我意識”的

“批判的思維”的英雄們之崇拜是**反命題**；最后，調和两个极端的，消除世界精神和以环境的发展來說明英雄的自我意識之起源的馬克思的理論，这就是**合命題**。

我們的傾向于“合命題”的那些反对者应当記住，馬克思的理論完全不是第一次的，对黑格尔的**直接**的反应，他們应当記住这个第一次的——由于自己的片面性而是肤淺的反应乃是德国的費尔巴哈的見解，特別是布魯諾·鮑威尔的見解，我們的主观主义者早就到了把后者认作自己亲屬的时候。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他的反对彼·司徒卢威的論文中关于黑格尔和关于馬克思还說了不少沒有道理的話。篇幅不允許我們在这里把它們一一列举。我們只限于对我們的讀者提出如下的有意思的課題：

假設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假設他对于黑格尔完全无知；假設他对于馬克思完全不理解；假設他关于黑格尔，关于馬克思和关于他們的相互关系有不可遏制的談論的傾向；試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由于这一傾向还将犯多少錯誤呢？

但是怕难有人能解答这一課題：这是一个帶有許多未知数的方程式。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用一些确定量来代替它里面的一些**未知量**：因此正应当注意地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論文和发现他的錯誤。固然，这一事情是不愉快的和不容易的，只要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預先和比他更內行的人商量，因而不摆脱自己談論哲学的坏习惯

的話，錯誤將是很多的。

我們在这里不想涉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司徒卢威先生的一些攻击。如果談到这些攻击，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現在起就成为“俄国經濟发展問題的評述”的作者，而我們不想侵犯別人的所有权。不过，司徒卢威先生或許会原諒我們，假使我們敢于提两点小“意見”。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为司徒卢威先生对他“揮起”一个問号而难过。他难过到这样的程度，于是限于指出司徒卢威先生的語言的一些不正确，还罵他为异民族和甚至回忆起关于两个德国人的笑話，其中的一个說了“стригнулся”，而另一人就糾正了他，断定說，在俄国話中应当說“стриговался”^①。为什么司徒卢威先生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举起一只有問号武装着的手呢？为了这样的話：“現代經濟制度在欧洲是在这样的時候形成的，那时候支配这些現象的領域的科学还不存在”等等。問号附在“支配”一語后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照德国話，或者，这不算好（如何不幸：照德国話！），但是就俄国話說来，我告訴您，司徒卢威先生，它并不引起任何問題，而且是不需要問号的。”写这几行的人有的是純粹俄国的姓，而且具有同样的俄国精神，如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样：最阴險的批評家也不敢称他为德国人，然而“支配”这一

^① 这里所說的“стригнулся”和“стриговался”都是指那些不会說俄国話的人所開的笑話，原意为“理发”。——譯者

語在他心里引起問題。他問自己：假使可以說，科學支配着某些現象的一定領域，那末難道因此不可以把技藝變成**特殊隊伍的長官**嗎？難道不可以說，例如，試金術支配着合金嗎？在我們看來，這是不太恰當的，這會給予技藝以**太軍事化的面貌**，正和**支配**這一語給科學以官僚的面貌一樣。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不正確的。司徒盧威先生不作聲地抓住問號；我們不知道，他會怎樣糾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不成功的說法。我們假定，他將開始“стригововаться”。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已經有幾次“стригнулся”，不幸，這已經是既成的事實。看來，他完全不是異民族！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自己的論文中就司徒盧威先生的如下的話可笑地喧囂起來：“不行，我們承認我們沒有文化，我們去向資本主義學習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把事情描畫成這樣，仿佛這些話意味着“**我們把生產者作為犧牲品交給剝削者**”。司徒盧威先生將很容易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努力是白費的，而且大約凡是注意讀過“評述”的人也會看出這一點。但是司徒盧威先生仍然很不謹慎地表達出來了，大概，他以此迷惑了許多頭腦簡單的人而且使得幾個江湖賣藝者高興。以後科學，——我們對司徒盧威先生說，而我們也提醒江湖賣藝者們，正如別林斯基在臨近自己生命的結尾時，當他與“*Allgemeinheit*”^①已告別了很久時候，在他的一封信中發表了如下的思

想，就是，只有**資產階級**将保证俄国文化的未来¹³²。在別林斯基那里，这也是一个很不恰当的恐吓。但是他的不恰当是什么引起的呢？是一个**西欧派的雅兴**。我們相信，司徒卢威先生的不恰当也是这样的兴致引起的。就这一事而喧嚣只是那种一点也不反对，例如，这一作者的經濟論据的人。

連克里文科先生也反抗起司徒卢威先生来了¹³³。他也有自己的委屈。他不正确地翻譯了司徒卢威先生的一篇德文論文的片段，而司徒卢威先生揭穿了他这点。克里文科先生为自己辯解，力求表明，翻譯几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的辯解沒有成功，他仍然是錯在曲解他的反对者的話。但是从克里文科先生那里得不到什么，由于他与某个鳥无疑有相似之处，关于这个鳥人們已經說过：

天堂上的鳥希倫，
它在歌唱中的声音大得很，
当上帝在歌唱时，
它就忘記自己。

当克里文科先生使“学生”慚愧时，他就忘記了自己。您为什么責备他呢，司徒卢威先生？

①〔普遍性〕。

附 录 二

对我们的反对者讲几句话¹³⁴

最近的时候在我们的文献中重新提起了俄国经济发展将走哪条路的问题。关于这问题正说得多而热烈，是这样热烈，以致在社会生活中以谨慎闻名的人，甚至为争论双方的仿佛多余的激昂而惶惑不安起来：为什么焦急，为什么对反对者们投掷骄傲的挑战和辛辣的指责；谨慎的人说，为什么嘲笑他们，冷静的考察对于我们国家确实有巨大重要性的问题（但正由于自己的巨大重要性而要求冷静的考虑），不是更好些吗？

无论在什么时候事情总归是这样的，谨慎的人是对同时又不对。为什么属于两个阵营的作家焦急和兴奋呢——这两个阵营中间的每一个人，不论他的反对者们在那里怎样说，都是力求就理解、力量和可能来捍卫人民的最重要和最迫切的利益的。看来，只要提出这一问题，就会借助于适宜于任何字帖的两三句话马上把它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的：容忍是最好不过的东西；应当尊重别人的意见，甚至在它与我们的意见大为分歧的时候，等等……这一切是很对的，而且在好久以前人们已把这一

切“向世界”宣告了。但是同样正确的也是，人类过去，现在和将来每次当談起他們的迫切需要的时候是急躁过，急躁着而且将要急躁。我們會說，这真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不知道，这一說法是如何經常地和厉害地被人濫用的。但是还不止此。主要的在于，人类关于这样的自己的本性没有什么理由惋惜。历史上没有一个偉大的步驟不是靠了热情的帮助而干成的，它在十倍增加精神的力量和使活动家的智力銳利的时候，本身就是偉大的进步力量。要冷靜考虑的只是一些就本身說是完全不重要或者沒有成为某一国家在某一时代的当前問題的那些社会問題，因此它們只为一小撮室內的思想家关心。而一旦輪到那一个或另一个偉大的社会問題时，它必然激起偉大的热情，不管主張穩健的人如何喊叫要冷靜些。

关于我国經濟发展的問題正是那一种不能为我們穩健地加以討論的偉大的社会問題，其原因很簡單，即是它已成为**当前的問題**。这当然不是說，只是在現在，經濟在我們的社会发展中获得了决定的意义。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它都有这样的意义。但是在我們这里，如同在各地一样，这一意义不是关心社会事务的人所始終意識到的，而因此这些人把自己的热情的力量集中在只是最遙远地涉及經濟的一些問題上面。請回忆一下哪怕是我們的四十年代吧。現在不是那时候了。現在在我們这里甚至那些激烈地反对馬克思的“**狹隘的**”历史理論的人也意識到經

济的根本的、偉大的意义。現在一切有思想的人們都意識到，一切我們的将来是依据着怎样解决我們的**經濟**的发展这一問題来形成的。由于这而甚至完全不“狹窄的”思想家們把自己的热情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在这問題上面。但是假如現在我們不能**溫和地**考虑這一問題，那末在現在我們可以而且应当关心無論是在明确我們自己的思想以及在我們自己的論爭手法中**有无放蕩性**存在。对于这一要求的反对是絕對沒有任何理由的。西方的人知道得很清楚，严肃的热情是排斥任何的放蕩性的。固然，在我們这里直到現在有时候人們还以为，热情和放蕩性是亲姊妹，但是連我們也到了文明化的时候了。

在文字的礼貌方面我們已文明化了，看来，文明化真是到很大的程度，即，它使我們的“先进的”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訓誡德国人（馬克思，恩格斯，杜林），因为在他們的論爭中仿佛可以找出“或者是完全无結果的”，“或者甚至以自己的粗野性歪曲主題和推开人的”一些东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起貝尔涅的意見，說德国人“在論爭中永远是粗暴的”。他接着补充說，“而我害怕，同其他的一些德国影响在一起，这一傳統的德国粗暴性在傳播到我們这里，还為我們自己的野蛮性所复杂化，于是論爭將变成抗辯，如阿·托尔斯泰伯爵把它放在公主的口中对波多克勇士所說的：

騙子手，傻瓜，目不識丁的奴隶！

恨不得把你变成公牛的角(турий рог)！
猪崽，牛犢，猪獠，埃塞俄比亚人，
魔鬼的儿子，没有洗的鼻嘴！
假使不是顾我这一处女的羞耻，
假使不是不让我說别的詞語，
我就会把你罵成騙子手，
而且还不止这样罵！”①135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是第一次在这里想起不体面的托尔斯泰式的公主。他不止一次地已經忠告过俄国的作家在自己的論爭中不要和她相比。忠告，不消說，是很好。可惜的只是，我們的作者自己也不是始終遵守着它的。例如，如大家知道的，他把自己的一个反对者称呼为“黃口小儿”，把另一个人称呼为“文学上的江湖卖艺者”。他是用这样的話来修飾他和吉·拉·雪尔达的論爭：“吉·拉·雪尔达的話在所有的欧洲語言中只是在西班牙語中有一定的意义，在俄国話里的意思是猪獠”。为什么它对作者是必要的，是十分难以理解的。

“难道不是实話嗎？”吉·拉·雪尔达就这事問道。确实是很好的而且也完全合于托尔斯泰式的公主的口胃。只是公主比較直率些，而当她想罵人的时候，她就这样地喊叫：猪崽，牛犢，猪獠，等等，不为了对反对者說粗暴的話而濫用外国語。

① “俄国財富”，第1册，1895年，論文“文学与生活”。

在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来和托尔斯泰式的公主比較时竟发现，他，在輕視“埃塞俄比亚人”，“魔鬼們的儿子”等等时，他是在偏重用厚臉皮的綽号，假如可以这样表达的話。在他那里您遇到“猪獠”，也遇到“猪崽”，而且是各种各色的猪崽：哈姆列特化了的，綠色的，等等。这有点单調，但是很有力。一般地說，假使我們在看了托尔斯泰式的公主的罵人詞汇之后再来注意一下我們的主观主义社会学家的这样的詞汇，那末我們就会看到在我們面前当然是另一种美，一种真正的美，这种美就其力量和含意來說，一点也不亚于活潑的公主在論爭中所表現出来的美。“Est modus in rebus^①，或者用俄国話說，不要太过份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这是沒有比它更为正确的，而我們衷心地抱歉，我們的年高望重的社会学家关于这一点常常忘記。他关于自己可以叹息道：

...Video meliora, proboque,

Deteriora sequor!^②

然而应当希望，将来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文明起来，一些好的意願在他那里也将最后战胜“我們自己的野蛮性”，于是他将不再以“猪獠”和“猪崽”来咒罵自己的反

①（在事物中有分寸）。

②（……我看見和称許較好的东西，
而追隨的只是比較坏的！）